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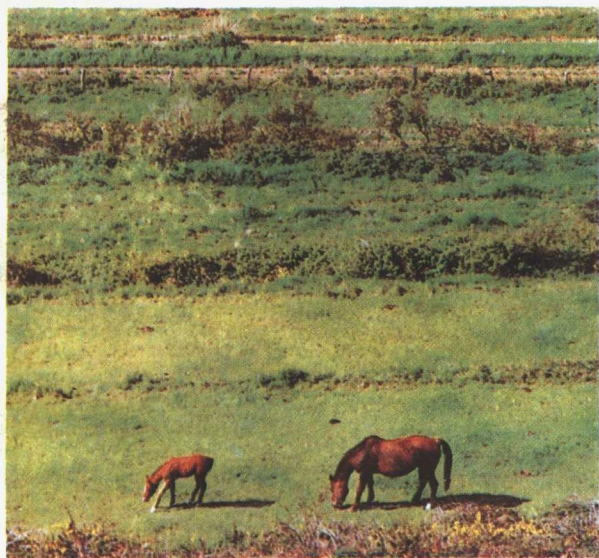
内蒙卷

改革风貌纪实文学丛书

GAIGE FENGMAO JISHI WENXUE CONGSHU

主 编：任思霖 副主编：宋振伟 赵淑芳

草原雄风



文化艺术出版社

草 原 雄 风

主 编 任思霖

副主编 宋振伟 赵淑芳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草原雄风

主 编：任思霖

副主编：宋振伟 赵淑芳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西河沿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36,000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0972-4/I·211

定 价：4.05元

序 言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田 聪 明

文化艺术出版社专为我们内蒙古出版一本反映创业者和改革人物业绩的报告文学集。这对我区的团结建设、改革开放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我们感谢出版社和参加此书编写工作的各位同志，为内蒙古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出版社要我写几句话，作为该书的序，尽管我深知力所难及，但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试添一笔，以表达心意、情感和历史责任。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的一块宝地。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既有驰名中外的丰美草原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又有肥沃的耕地和储量十分可观的煤、铁、石油、稀土等矿产资源以及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过去，在内蒙古的解放和开发建设中，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革命英烈和模范人物。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我区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更有一大批既有艰苦创业精神，又有改革开放意识的各族模范人物，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他们既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领会深刻，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因而能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率先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一切旧观念的桎梏，大胆开拓，探索前进，在城

乡经济体制改革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自强、自信，以丰富而不平凡的实践活动和优异成就，谱写下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赞歌。我们的作者、编辑又用质朴的笔触，独运的匠心，昂扬的笔调，火热的激情，流畅清新的语言，真实生动地再现出了他们如何对待生活和为四化大业献身的精神境界。

因为要写序，我有幸最先读了这个集子的部分篇章。那一行行滚烫的文字，那一句句饱含哲理的名言，象敲击的火石一样，飞迸出耀眼的火花，点燃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探索 and 追求。

我感动了，深深地被书中人物的事迹感动了；我看到了，看到了一颗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看到了内蒙古腾飞的希望。掩卷沉思，衷心感谢他们为发展生产力，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富裕、文明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为内蒙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改革者、企业家而高兴。

“改革”，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词儿，是当今时代的旋律。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坚持改革，生产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只有坚持改革，国家才能强盛，人民才能富裕。当然，改革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在改革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但是，改革的大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断总结、改进，不懈攀登奋进，一切困难都将被克服，一切险阻都将被冲破。光辉灿烂的前途在于改革，胜利属于坚持改革的人们。

记得王安石说过这样一句话：“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内蒙古虽然资源丰富，但管理、技术比较落后，人才比较缺乏。尽管有志之士不只书中写到的几位（由于书页所限，不能、也不可能把所有改革者、企业家的事迹尽收书中），但事业的发展需要看，仍需大批人才涌出。因此，由衷希望书中写

到的人继续努力,更加自强,更加奋发,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跟上改革的步伐,为内蒙古的兴旺发达,
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愿改革之花开遍祖国北部边疆!

愿反映改革的更多佳作问世!

1988年5月

于呼和浩特

改革者的风采



目 录

题词(改革者的风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布 赫 (1)
序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田聪明 (1)

- 中国金杯王震宇 (1)
弄潮宋振伟 赵淑芳 (16)
“DF”飞向世界尚一波 (43)
探索报告任思霖 (60)
开拓者那家伦 (74)
磁之光任思霖 (100)
邱老板本纪孙 毅 (122)
迎接挑战李荣光 亦 石 (137)
垃圾堆上创业的人王树青 (150)
一个边防军人和他的妻子方 人 (157)
小舞台上唱大戏张国民 江 维 王树青 (176)
开拓者的路刘丽君 (181)
心血凝成的奖杯乌 运 (192)
托起彩虹的人们曹雪英 (198)
魂系钢厂郭东防 张秀灵 (216)
苏醒的土壤刘丽君 (227)
斗牛士之歌小 珩 展 石 (239)

探路人	卫庆国 冯晓玲 (251)
魂系高原	滑国璋 (263)
老兵新传	贾学义 (272)
光热的开拓者	刘发林 (277)
寻找失去的平衡，森林	大平 (292)
“飞马”的报告	孙君知 (308)
周自立借水行船备忘录	文群 (320)

中国金杯

王震宇

在这个命运与酒的故事里，他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失败者。

——题记

如果空气中含有乙醇，不会喝酒的人也会醉。不错，小镇醉了。

似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值得炫耀的历史。内蒙古塞外小镇——八里罕，从古到今，曾有过两次辉煌的盛况呢。头一次，是公元一〇〇八年十二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其母萧绰太后，在中京城隆重接待宋朝使臣路振，大宴群臣，昼夜酣饮，连续九天。有位号称契丹酒仙的和尚，酣饮之后，力举铜鼎，边舞边唱，举座皆惊。

第二次盛况就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里罕酒厂在全国轻工系统酒类质量大赛中荣获金杯奖。头一次盛况是发生在九百六十年前，小镇上的老少爷们也只是耳闻而已，这回的场面可是人们亲眼所见了。那天，小镇上的男女老少数万人，倾城出动，敲锣打鼓，欢迎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功臣，从火车站到会场，南北二里半长的街道两旁，排满了欢笑的人群。虽然是

隆冬季节，人们好象忘了寒冷，他们说笑着，蹦跳着，举着自作的花束，摇晃着。

火车一进站，人们哗啦一下拥上站台，刚下车的功臣们被人们争着、抢着、拽着。

“嘿！看啊，那就是金杯！”

人们把眼睛刷一下子都盯在那个晶莹铮亮的大奖杯上。

金杯！金杯！人们挤着，喊着。每个人的脸上都神采飞扬，象是喝了喜酒一样。小镇醉了。

庆祝金杯奖大会的会场安排是隆重热烈的。参加庆祝会的人们都把眼睛盯在主席台上。此刻，他们注意的并不是政府哪位领导来了没有，而是得金杯的酒头工倒没到场。人们注意到酒状元之一的李印，消瘦的脸上浸着汗珠，他蹠着脚，瞪大眼睛扫视着会场，好象在找什么人。人们明白了，另一个酒头工王福才没有到场，会场上开始交头接耳了。

李印跑出会场，迎面碰见工会主席老鲁。

“看见王福才了吗？”

“没看见，可能在厂里吧。”

李印往厂部办公室打电话，回答是可能到赤峰去了。

“他这是不辞而别了。”李印擦了一把汗，喃喃地说。

李印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海德。他是酒厂的书记兼厂长。

马海德那喜气扬扬的脸上立刻变得严肃了。

为了创名牌，夺金杯，酒头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啊，现在金杯到手了，酒头工王福才却不辞而别了。是他不爱酿酒的行业吗？是他不爱金杯吗？不是！王福才是有难言之苦啊。

“不能让他走，一定得把他找回来！”马海德说。

会议还没有开完，马海德交待了一下，乘上开往赤峰的汽车，追赶王福才去了。

汽车到赤峰已近傍晚，马海德没顾上吃饭休息，跑到赤峰旅社打听王福才的下落。可是，一连打听了几个旅馆都没找见。他又找到市轻工局，市轻工局的王工程师笑着说：“老马，你这是演的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吧？”

马海德焦急地问：“王福才来过吗？”

“老马，甭急。我已经和他谈过了，他有些想法，你再找他谈谈，有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老马，晚上到我家喝两盅。”

“王工，改日再喝吧，王福才在哪？我去找他。”

天渐渐黑了，雪花飘洒着，落在马海德的身上，他急匆匆地在马路上走着，转了几个弯，在一家“得生隆”小吃店前站下了。他透过挂着霜雪的玻璃窗看见墙角桌旁坐着一个身材魁梧、身穿蓝色中山装的方脸大汉，一双微红的眼睛出神地注视着手里抓着的酒瓶子，他自斟自饮，默默地喝着酒。酒，和他有着不解之缘。他大半个人生是在酒中泡过来的。

“好你个王福才，在这喝闷酒呢。”马海德推门走进屋里。

“喂，马书记，你怎么上这来了？”

“那你怎么上这来了？”

“我……我……”

“行了，行了，挺冷的天，还是让我先喝一盅酒吧。”

马海德端起桌上的酒盅一饮而尽，品味着酒香说：“嗯，不错，这是地道的小烧吧。可惜宁城老窖的产量太少了，如果能在这喝几盅老窖那是再好不过了。”

“马书记，我要求——”

“来，来，先喝酒，喝完酒咱们到招待所慢慢谈。”

两个酒头工的理想，驾驭着神话传说和天 真追求的双翼奋飞了

八里罕是以酿酒名传天下的。

这个小镇过去曾有三家远近闻名的烧锅，其中尤以“天聚泉”历史最为悠久，买卖最为兴隆。据传说，上洞八仙里的张果老倒骑毛驴，悠哉游哉路过此地。毛驴闻到不远处飘来阵阵酒香连打三个喷嚏，把张果老从驴背上掀了下来。张果老正要发作，看见那头驴冲着烧锅的地方摇头摆尾，连声嘶嘶，张果老扭头一看，原来前面有一家烧锅，酒幌高悬，迎风飘荡，上面写着“天聚泉”三个大字，张果老十分高兴，走进店里招呼酒家：快快端上好酒品尝。酒家把酒坛子抬到张果老面前，动手启封，坛口刚一打开，一股酒香沁人心脾，张果老满满地饮了一大碗八里罕美酒，连声称赞，点着头笑哈哈地说道：“尝遍天下琼浆液，方知美酒落塞外。”

张果老捋髯一想，这样醇香的美酒不请诸位仙兄品尝，实在过意不去。可是，塞外荒僻，地址不好记清。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在酒家门前栽上一棵榆树，张果老围绕着榆树转了三圈，榆树就连长数丈之高。从此，这个营子就叫“高树营子”，上洞八仙常来吃酒聚会，“天聚泉”的名声也传扬四海了。至今，在高树营子村头，张果老栽下的那棵榆树仍然挺拔俊秀，枝繁叶茂。

历史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的钟声敲开了八里罕酒厂的大门，在上马的旋风中，酒厂也呼呼啦啦地上起来了。在第一批新来的十七个人当中，有两个年青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叫李印的是八里罕中学毕业的高材生。另一个是从高树营子来的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王福才。有一回，李印

不知从哪儿弄到两个酒瓶子，一个是贵州茅台酒，一个是山西汾酒。

“喂，听老人说辽代的御酒就是在咱们这酿的，咱们要是找到那个酒方，也能酿出高级酒。”

两个酒头工就从这开始了事业的追求。

李印住的宿舍里，地上、炕上、桌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子，他把从书本上学的知识，都用在这些酒瓶子上。

王福才上班时就守着烧锅，用心观察、品尝。下班以后，他就甩开两条腿上的功夫，到处访问，请教酿酒技术。

当人们的肚子里连苞米面、糠窝窝都填不饱的时候，对酒当然就不敢侈望了。酿酒的原料供应不上了，酒厂只好宣布下马。

他们两个都到四龙煤矿了，小煤窑挖煤不需要技术，只要肯使力气就是好伙计，王福才自从下井挖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酒，虽然煤矿的工人对酒有着深切的感情，但是，在经济困难的年代，喝酒比喝香油还难。

一天，一个外号叫黑头的工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一瓶薯干酒，走到王福才的跟前，吱地喝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喷着嘴说：“酒头工，来一口，人要是断了酒，不就象断了血一样嘛，你说对吗？”

王福才端着酒瓶的手在微微颤抖，眼睛直愣愣地象是在冒火。他把酒瓶往桌子上一推，从嘴里迸出几个硬梆梆的字来：“不亲手酿出好酒，我就永远不喝酒！”

他在煤矿再也呆不下去了，又悄悄地回到酒厂。

酒厂这时只留下几个留守人员，断断续续地开着小烧锅。精简下放的工人回来干活，是不按正式工人待遇的。王福才一见到烧锅，心就立刻敞亮了，老王师傅十分关心地对他说：

“福才，你这样回来，不是把公职都丢了吗？”他深深地吸着酒的蒸气，笑呵呵地说：“当临时工，打游飞都行，咱是搞酒的，离不开酒糟味。”

老工人对他是了解的，知道他有一套酿酒技术，都愿意和他在一个班，生产中出现质量问题都向他请教。没过多久他这个临时工成了酒班代班的班长了。他也可以在有限的职权内搞一点小小的研究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李印也几经周折又回到了酒厂，他是负责重建化验室的。两个老朋友又遇到了一起。不久，王福才由临时工转成正式。一九六四年在全盟酒类行业巡回考核中，八里罕酒厂的原浆出酒率和淀粉出酒率都名列第一名。

他没想到，人有时象一粒砂子，被风卷起来 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文革”一来，生活中的一切也都跟着扭曲了，上边的每根神经都牵动着这个边远小镇，在八里罕同样上演着一幕一幕愚昧、滑稽的闹剧。在大联合夺权一幕中，百八十人的八里罕酒厂成立了革委会。王福才这个在工人中很有威信的代班长，理所当然被推上了厂副主任的位置。对于当官和酿酒是什么关系，他没有研究，但当官和“抓革命促生产”是有关系的。于是，人们看到一些企业都因斗争而停产的时候，酒厂的小烧锅还仍然冒着蒸气，酒的小溪还在静静地流着。

当挖“内人党”的黑风在小镇刮起时，他是酒厂当然的领导人之一，并曾被指名参加盟里一个规模隆重的挖肃“内人党”大会。

厂里，一个患肝炎病已经休养的老干部和一个四清下台的“走资派”被当作了“内人党”分子推到厂里进行批斗……

事物的阴差阳错和人的理解与不理解并不相干。王福才送他老妹妹出嫁从东北回来，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已经停止了。

厂里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对他说，上边说这场挖肃搞错了。

王福才象做了一场恶梦。他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在这个小范围内，他作为“革委会”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推卸责任，亲自登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受害者看到福才憨厚、自责的样子，心里顺了一些气，把他送出门说：“你干工作是让人服气的，可是，要好好搞酒，再不能胡闹了。”

李印对王福才痛苦的心情是理解的。他说：“福才，过去的事情，就甭再提了，打起精神来，咱们还是在一起搞酒吧。”

这朴实的话，包含着多么深沉的友情啊，王福才紧紧地握着李印的手，含着激动的泪花点着头。一个新的、充满玫瑰色彩的愿望在他们的心头绽开了。

一九七六年初春，王福才和李印带领八里罕酒厂科研组从外地参观学习回来，他们走访了三个省八个厂家，开阔了眼界，确定了搞优质酒的方向。

在酒厂职工会上，王福才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掏出来。他说：“八里罕是塞外美酒的故乡。美酒产地必有佳泉，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下水资源，又有流传在民间的酿酒配方，如果研究出一套新的酿造工艺，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搞出优质名酒。如果有人怀疑、担心、动摇的话，那就看看矗立在我们前面的辽代大明塔吧，它就是我们八里罕人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搞不出优质酒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讲得好！”

“象个酒头工说得话，有个六十度的劲头！”

十年间少见的热烈气氛又回到了八里罕酒厂。

要采用新工艺，就需要新的厂房、设备。没有经费，没有厂房，没有木料，没有砖瓦，没有……一连串难题摆到贾文阁、姜登国、方华、赵振国、王福才等几个领导同志的面前。

“没有的东西要靠大家想办法，不能等，干起来就会有的。”领导和工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任何一部创业史都是用心血和汗水写成的。应该承认，那时人们衡量的标准就是，干没干，看你流了多少汗。

这是酒厂的一个充满生机的夜；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夜。当挂在西天上的一轮明月象喝醉了似地隐去的时候，挖窖子的工人们也感到疲劳了，依在窖子旁边的小姜，手里还握着铁锹，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是酒厂的第二代有文化的酒工，干起活来有股冲劲，有一次他做梦，梦见他们酿的酒成为世界名酒，他高兴地干了一杯酒呢。

“喂，小伙子，又做美梦了吧。”郝振昌师傅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小姜是做梦娶媳妇呢。”孟师傅逗了句。大家哄地一声笑了，小姜不好意思地揉着眼睛。

“喂，小伙子们，你们看我带来了啥精气神。”郝师傅说着从兜里掏出一瓶老白干。

大伙一看见酒，真是来了精神争着抢着要喝，郝师傅把酒往怀里一揣说：“先别忙，谁先讲个故事，咱们就让谁先喝。怎么样？”

“好！”大伙一听讲故事，更精神了。这时，王福才和李印从外面扛着两根杨树过来，看到大伙抢着喝酒，也笑着凑